

小暑剥毛豆

程耀恺

所谓小暑,按《说文》的解读:“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小暑虽说还不十分热,然而,大地之上不再有一丝凉风,因此之故,唐代元稹在《小暑六月节》中,便有一番描述: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,山暗已闻雷……”

论气候,小暑有两大标志:始入伏,将出梅。“伏”与“梅”纠缠到一块,成天价的热风吹雨洒江天,感觉自是不爽,然而开心的事,也还是有的,那就是毛豆上市了。

早在谷雨时节,外公就宣布:做好准备,腌瓜点豆!种豆自来有讲究,“美田欲稀,薄田欲稠”,这自然是每家农户心知肚明的,大豆具根瘤菌,有固氮功能,拿薄田种豆子,自是划算。然而心血却是不可少花,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终归免不了的,不然的话,就有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的难堪局面出现。豆苗长到45天后,便进入开花结荚期。大豆在清晨绽放出紫色蝶形花,第一朵花,开在主茎最上两个节点之一上,后来的花向下延伸,一个节点多花,花落而成多荚。豆荚从一开始便长满了绒毛,每荚通常有三个豆粒,随着豆粒增大,豆荚饱满起来。到了小暑,整个生长期差不多60多天了,作为时蔬,毛豆就顺理成章成为受人青睐的时蔬。此时进城买菜,毛豆便成了我的首选。

大豆的播种期,从春上,一直可以推延到麦收季节,一麦一豆轮作,积习成风,终于形成淮河以北的重要耕作模式。然而在江淮间,第二茬种豆,往往与插秧同时并举。随着“五月的端阳,五月的端阳,布谷声声催,农夫插秧忙”的歌声飘荡,绿满山原白满川,插秧之后,本可稍息几日,但汤庄的外公却提上一把锹,在白粗布对襟衣袋里,带些豆种,用铁锹在秧田埂的内侧,猛力一剝,再瞥开个口子,丢下四五粒豆子,挨排下去,不有一条埂。之后,单等出苗、间苗、开花、结荚。

豆荚饱满了,有两种采摘法:一是连豆秧带根拔,再从豆秧上一一摘取;二是在豆秧上直接捋。这时豆荚上的绒毛,一色儿水青,故有毛豆之称。剥开豆荚,未成熟的豆粒,宛若青玉,珊珊可爱,若与成熟的黄豆粒相比,大约算是毛头孩子吧,这或许是毛豆之名的另一层含义了。毛豆毛豆,晶莹剔透;毛豆毛豆,清爽可口……

剥毛豆是一件开心乐事,妇姑之外,孩子们最是热衷参与。剥毛豆时,一个人,边剥边想心思,心甜意洽;人一多,庶几一场故事会,皆大欢喜。

毛豆的吃法多多,在我家,就有水煮、小炒、炖骨头汤之分,每一类又灵活多变,不拘泥。单是水煮毛豆,或因调料不同,从而风味迥异,酸、辣、甜,各领风骚三两天。小炒可荤可素,今日或是毛豆炒鸡蛋,明日改作炒里脊,忽一日突发奇想,拿毛豆代替豌豆,做扬州炒饭,一试,果然与众不同。至于炖汤,在翻滚的釜里,放上一把青绿色毛豆,看似无心之举,将它们投闲置散,实则撒豆成兵,调和鼎鼐,燮理阴阳。

在煮、炒、炖之外,老伴还善长毛豆烧雪菜。若以人喻之,毛豆一如青青子衿之新秀,雪菜恰似沉机观变之大士,经我老伴之手,二者搅和碰撞、切磋琢磨,结果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结果是别有滋味,冬夏皆宜。

一地青

王振羽

江南正是梅雨时节,淫雨绵绵,潮湿滑腻,让人厌烦不爽。此时的莽莽中原,各种媒体却不断传来干旱无雨的讯息,麦收之后的田野苦于无雨不能播种,令人忧心如焚,坐卧不安。昨,给生活在汝水边上的爹娘视频通话,互道平安。爹娘说,旱情缓解,秋种终于完成,又是一地青呢。好一个一地青,闻听此言,真是感慨不已。

乡人多依靠土地而生存,一年四季,耕耘于斯,物作轮回,两年三熟。秋收冬藏,小麦播种,瑞雪帮忙,一切顺遂,令人喜气扬扬。过年之后,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青绿绿的小麦蓬勃生长,转眼间,麦苗拔节分蘖,由青绿转为淡黄、深黄,滚滚麦浪,盖地铺天,煞是喜人。这一番青黄转换,遇到风调雨顺,起承转合,悄然而行,天衣无缝。且慢,麦收之时,乡人为何称之为抢收,为何又说抢种?小麦由青转黄,一旦成熟,务必尽快颗粒归仓,否则若遇天不帮忙,或大风,或大雨,狂飙顿起,大雨滂沱,一年的丰收在望,就要大打折扣了。抢是速度,抢是赛跑,抢是争分夺秒,抢是环环相扣。抢收麦子之前,担心下雨。抢收之后,就要抢种,则又要有雨水,需墒情。种啥?种秋。大地哪能让她空闲抛洒?要抓紧把秋庄稼种上啊,又是一季的收成在望呀。此一时,彼一时,这一时间节点,不是怕雨、恐雨,而是盼雨、想雨,有点望眼欲穿翘首以待的急切了。

麦收过后,乡人心急火燎着

赶快把秋庄稼种下,好再出去打工。无奈这老天就是不下雨,非但不下雨,还气温猛蹿上升,奇热不减。这可咋办?总不能坐等甘霖望天收啊。于是乎,乡人们开始抗旱浇水。水从哪里来?以前有西边白龟山水库的水,沿着绵延逶迤的干渠缓缓而来。如今,白龟山水库据说更名为平西湖,已经是风景区了,干渠也大多损毁废弃,早已经不能用了。只能从汝河、湛河里挑水、抽水,这一番烈日炎炎暴晒之下的腾挪搬运,肩扛手提,拖泥带水,奔走忙碌,把人累得腰酸背疼气喘吁吁。如此辛苦努力,种子下地了,本以为可以稍稍喘口气,谁知道,老天还是一副犟脾气,气温继续攀升,老天依旧晴热,如此这般?这种子怎会发芽坐苗?这秋季眼看就要青黄难接。怎么办?乡人们不能

坐等,继续想办法与天斗,为土地想办法。现在耕地之中,多有机井,就地抽水,看似灵便,但要用发动机,要买油,要扯着水管子去浇地,你看乡人们,个个都如泥猴子一般,哪顾得上洗脸?啃个馒头,吃个烙馍,就着凉水,就打发了一顿饭。水浇过之后,又不断被蒸发。听乡人说,浇过一遍之后,不到一个时辰,地就又干了,如把水泼在火炉上一般啊。

乡人们大多就在耕地里安营扎寨,让家人们送饭来,这样的争抢不挠,这样的辛苦抗争,这样的不计成本的艰辛付出,终于有了大体差强人意的结果,秋苗钻出地面来了,叶片展开了,开始挺立起来了。很快的,不管是花生、黄豆、玉米,还是其它秋作物,也都活泼泼蓬勃勃勃地你追我赶,联袂而成青绿的地毯,张扬开来,活泛起来,把汝水、湛河两岸渲染成青绿的海洋,浮动在这青绿之上的错落的村庄,则宛如一座座森林、绿岛。

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父亲说,今年的一地青,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


飞瀑 李海波 摄

卖瓜

姚中华

劳作的图片,可谓图文并茂。儿子说,这样的西瓜堪比“私人定制”,买主对西瓜生长情况看得清楚,吃得放心。

瓜摊旁除了装瓜的大货车,还停放着一台送瓜用的电动车。他的妻子戴着头盔,像一个时刻准备出征的战士。

曹大宝家住距市区不远的曹集村,种了十几年瓜,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种瓜大户了。今年,他狠狠劲,又流转租赁了三十五亩瓜地,预计总产量超过十万斤。按照一车一次两千斤算,能卖上一个多月。

在瓜地,曹大宝熟悉每一棵瓜秧,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。他喜欢睡在瓜棚里,听瓜秧窃窃私语,看绿油油的藤蔓魔法似的爬满田间,也享受着一只西瓜从开花、坐果到成熟的乐趣。

曹大宝依然沿用传统的方法

种瓜,喂给瓜秧的是农家肥和菜籽饼熬熟的上等肥料。瓜田边,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向他推销生长素、增甜剂、催熟剂,都被他一一拒绝。他说,如今,各种所谓高科技的添加剂,让瓜吃得没有瓜味,瓜甜得也不地道,不仅害人,也害瓜。他信奉,瓜有瓜道,如同草木,贵在自然生长,只要给它们施足了肥料,精心打理,加上充足的阳光,就能结出理想的西瓜。

临近中午,一车西瓜已经所剩无几。曹大宝一边准备收拾瓜摊,一边心疼地看着妻子。妻子刚刚给客户送完最后一趟西瓜回来,脸颊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,就像熟透的瓜瓤。

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走到瓜摊前。曹大宝一眼认出是去年经常来他瓜摊买瓜的老顾客。他将最后剩下的两只西瓜送到老大爷手中。老大爷慌忙掏出手机要付钱,被曹大宝挡了回去。曹大宝说,自己种的瓜,卖头不卖尾,给您尝尝鲜!

第一天卖瓜,旗开得胜。曹大宝开着今年刚买的新货车哼着小曲带着妻子返程。他的心像一只按捺不住情性的小鸟,又飞向他的瓜地。